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安东 南风 译

译
文
名
著
精
选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скресение

YIWEN CLASSIC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安东 南风 译

译文名著精选

YIWEN CLASSIC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 / (俄罗斯) 托尔斯泰著; 安东, 南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1

(译文名著精选)

ISBN 978-7-5327-5240-9

I. ①复… II. ①托… ②安… ③南… III. ①长篇小
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0667 号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СКРЕСЕНИЕ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安 东 南 风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322,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5240-9/I·3004

定价: 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62662100

译本序

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在俄罗斯图拉省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一个新生命降生了，他就是后来成为俄国十九世纪一代文豪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他一生创作无数，题材之丰富，篇幅之浩瀚，在世界文坛上首屈一指。从一八六三年到一八九九年，列夫·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把俄国文学推向了新的巅峰，也征服了世界。列宁曾经给予托尔斯泰以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确实如此，托尔斯泰的作品，尤其是这三部长篇小说，犹如一卷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我们通过这些作品可以非常感性地了解当时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和各种复杂尖锐的阶级矛盾。

《复活》始写于一八八九年，完成于一八九九年，前后持续了十年时间，真可以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这充分显示出作家对这一创作的重视程度。

说到《复活》的创作，还有一段背景故事。一八八七年六月的一天，法官柯尼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做客，他对托尔斯泰讲述了自己亲手经办的一件案子：一个贵族青年在出席陪审时认出被诬告偷了客人一百卢布的妓女原来是几年前被他强占后抛弃的姑娘。这个贵族青年顿时觉得良心不安，要求法官带信给女犯，表示要娶她为妻。后来女犯在狱中染病身亡，贵族青年也不知去向。这个故事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就成了他创作《复活》的原始素材。

托尔斯泰起初为这部长篇小说起的名字叫《柯尼的故事》，只是到了后来，在数易其稿之后，才定下了篇名《复活》，隐喻一个人泯灭的良知在某种精神力量的感化下可以获得重生。“复活”点出了这部小说

的主题。作家正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去展开情节，塑造人物的。

涅赫柳多夫和卡秋莎·玛斯洛娃是小说《复活》中的男女主人公。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灵魂复活的不同轨迹。涅赫柳多夫原先也是一个正直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可是在服役期间染上了许多恶习，成了贪淫好色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挥金如土，整天喝酒打牌玩女人。他在一次探望自己姑妈的时候，与婢女卡秋莎·玛斯洛娃相遇，并且在一个晚上诱奸了她。几年以后，当他在一次旁听法庭庭审的时候，发现被诬告犯有杀人罪的妓女正是当年被他引诱以致走向堕落的卡秋莎·玛斯洛娃。他感到愧疚，良心受到深深的谴责。他曾经对自己的姐姐说过这样一句话：“……犯罪的是我，受到惩罚的却是她。”在内心深处他意识到自己的那个行为十分“残酷、卑鄙、下流”，但是，在出席庭审以前的整整十年中，“一块可怕的布幕以神奇的方式一直遮掩着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自己的这一罪行，”现在他终于认清了自己。他决心“清扫”自己的灵魂，并付诸行动。涅赫柳多夫开始东奔西忙，企图打通各方面的关节，减轻玛斯洛娃的罪名。当这一切努力失败以后，他决定变卖地产，跟随玛斯洛娃一起流放，并且同她结婚。他的这个想法被玛斯洛娃所拒绝。他虽然感到伤心和羞愧，然而流放途中的所见所闻，可怕的监狱更使他痛苦，使他受到心灵的折磨。作为一个宗教徒，涅赫柳多夫希望按照圣经的戒律去把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们从惨不忍睹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小说的最后这样写道：“从这天晚上起，涅赫柳多夫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不仅因为他步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而且因为他从此以后遭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意义。”

卡秋莎·玛斯洛娃是作家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最丰满最动人的形象，她不仅是一个被伤害与被侮辱者，而且也是一个精神上觉醒，走向新生活的女性。在狱中和政治犯的朝夕相处使她认识到自己是广大受欺凌的人民中的一个，她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些优秀分子联系在一起

起，她渐渐恢复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心灵纯洁的本性又在玛斯洛娃的身上复活了。书中对她的思想觉醒过程有着许多精彩动人的描写。当涅赫柳多夫第一次到看守所去探望玛斯洛娃的时候，她竟然认不出站在自己面前的是她以前曾经深爱过的人。涅赫柳多夫的出现，非但没有使她感到惊喜和快乐，反而使她再次陷入更加痛苦的回忆。“现在面前这位穿着洁净、胡子上洒过香水、保养得很好的先生，对她来说已不是她曾经爱过的涅赫柳多夫，而只是在需要的时候享用一下像她这样的女人的身体的那种人之中的一个……”当涅赫柳多夫再三向她表白，他这样做是为了改正错误，赎自己罪孽的时候，玛斯洛娃对他说：“你离我远点。我是苦役犯，你是公爵，你没有必要来这里。你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这副眼镜，讨厌你这张肮脏丑恶的脸。你走，你走！”玛斯洛娃把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仇恨都发泄出来了。

然而，涅赫柳多夫确实是真心实意的。他的一次次表白，一件件实际行动，终于打动了玛斯洛娃，使她又产生了爱意，使她逐渐从颓唐和绝望中醒悟过来。但是，玛斯洛娃对涅赫柳多夫的感情，自始至终都是在爱恨交加的矛盾中徘徊着，斗争着。当涅赫柳多夫提出要娶她为妻时，她虽然感到高兴，但当她坐下来冷静思考以后，终于意识到涅赫柳多夫原先对她有过的爱情之火早已熄灭，出自怜悯和失去爱情的婚姻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只会给她带来新的不幸。她终于选择了政治犯西蒙松做自己的终身伴侣。

卡秋莎·玛斯洛娃真正的精神复活是从和政治犯接近开始的。托尔斯泰在小说的第三部中用浓重的笔墨刻画了一大批以西蒙松为代表的政治犯。这些被玛斯洛娃称为“优秀的人们”和贵族青年涅赫柳多夫迥然不同。他们中有的人彻底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最底层的平民百姓站在一起，为了他们的利益宁愿坐牢、被流放，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玛斯洛娃和这些革命者生活在一起，感到从未有过的心情舒畅，仿佛跨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当涅赫柳多夫到火车站送别她的时候，他见到的

已经不是往日的那个精神萎靡、愁眉不展的玛斯洛娃，而是一个性格开朗、乐观向上的玛斯洛娃，“汗水涔涔，红彤彤的脸蛋上绽开了爽朗的笑……”

涅赫柳多夫和玛斯洛娃在经历了这一段人生磨炼之后，终于开始了精神上的“复活”。不过，与贵族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涅赫柳多夫注定不可能成为本阶级的彻底叛逆者，他的“精神复活”中充满着宗教元素。他打算用信奉的基督教教义继续净化自己的灵魂，感化周围的人，去改造沙皇专制制度。作家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中向读者宣示了自己的疑虑：“至于他生活的新旅程将会怎么结束，那只有等到将来才会知道。”

虽然小说《复活》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恨情仇为主线来展开情节，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它看成是一则讲述男女私情的故事，正像我们不能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单纯归结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样。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中通过男女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无情揭露了贵族上流社会豪华奢侈的生活、沙皇司法制度的腐败和法官们的昏庸无能、官办教会的伪善和冷酷，充分暴露了监狱的黑暗和囚犯们的悲惨命运，生动描绘了农奴制度下农民们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赤贫生活以及他们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陈恩冬

二〇〇六年二月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尽管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块不大的地方，千方百计将他们聚居的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用石头覆盖地面，不让地上长出任何东西，尽管出土的小草都被清除，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的浓烟四处弥漫，尽管树木被滥伐，鸟兽被驱逐，即使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仍然是春天。阳光和煦，小草复活，只要除根不尽，它们就生长、绽绿，不仅在林荫道的草地上，而且在铺路石板的夹缝中。桦树、杨树、稠李长出黏稠清香的嫩叶，菩提树鼓起一个个饱胀欲裂的新芽。寒鸦、麻雀、鸽子怀着春天的喜悦，已经在欢乐地筑巢，就连被阳光照暖的苍蝇也在墙脚嗡嗡作声。草木也好，鸟雀也好，昆虫也好，孩子也好，全都生气勃勃，喜气洋洋。唯独人，唯独大人，成年人，却不停地在欺骗、折磨自己和别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一切生灵而赐予的这个世界的美，那种促使和平、协调、相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

比如，省监狱办公室里的人们认为，眼下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春天带给一切生灵和人类的祥和与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头天接到的一份编号加印、注明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今天，即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之前，务必将三名在押审查的人犯，两女一男，解送法庭受审。其中一名女犯系主犯，必须单独押解。根据这个命令，于是，现在，四月二十八日早晨八时，看守长走进女监昏暗而臭气熏人的走廊。紧随其后的是一个面容疲惫、鬓发花白的女人，她穿着袖口镶金边的制服，束着一根镶蓝边的腰带。这是女看守。

“您要提玛斯洛娃吧？”她和值班看守走到面朝走廊开的其中一间牢房门口，问道。

值班看守咣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从里面顿时冲出一股比走廊里更令人掩鼻的臭气。值班看守冲里吆喝：

“玛斯洛娃，过堂！”随即又掩上牢门，在门外等着。

即使在监狱的院子里，也有风从城外刮来的清新爽人的自然空气。可是走廊里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污浊空气，充满伤寒病菌，充斥着粪便、焦油和腐败物的恶臭，任何人一进来，立即就感到忧郁和烦闷。虽然女看守闻惯了这污浊的空气，可是她从院子里一进来，就会产生这种感觉。她一走廊，顿时感到疲倦，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来一片忙乱声——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走路的啪嗒声。

“快点，玛斯洛娃，手脚麻利点，听见没有！”看守长冲着牢门喊道。

约莫过了两分钟，一个身量不高、胸脯隆起的年轻女人健步走出牢门，一个急转身，在看守长身旁停下。她内穿白上衣、白裙子，外罩灰色的长袍；脚上穿着亚麻布袜，外面套着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头巾下显然有意露出几绺拳曲的黑发。这个女人的整张脸呈现着只有长期遭受幽禁的人才有的特殊的苍白，使人联想起地窖里的马铃薯的幼芽。一双不大的手和从灰袍的宽领子里露出的肤色白皙、丰满的脖子也是这样的颜色。在这张脸上，尤其是在暗淡无光的苍白的肤色衬托下，她的眼睛显得乌黑发亮，虽然有点浮肿，但是很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带斜视。她笔直地站着，挺着丰满的胸脯。她来到走廊，微微仰起头，直视着看守的眼睛，停在那里，随时准备执行对她的任何吩咐。看守刚想锁上牢门，从里面探出一张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的苍白、端正、满是皱纹的脸。老太婆对玛斯洛娃说着什么，可是看守将牢门对着老太婆的脑袋推去，那个脑袋蓦然不见了。牢房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哈哈大笑声。玛斯洛娃也微微一笑，转身对着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里边的老太婆紧贴小窗，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最要紧的是别说废话，咬定一条就行。”

“好歹得有个结果，总不会比现在更糟。”玛斯洛娃晃了一下



头，说。

“结果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摆出一副长官的架势，深信自己说得俏皮。“跟我走！”

小窗口里现出的老太婆的那只眼睛消失不见了。玛斯洛娃走到走廊中央，迈着细碎的快步跟着看守长走了。他们沿着石砌的台阶往下走，从比女监更臭、更闹的男监旁走过，男监的每扇牢门的通气窗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他们走进办公室，里边已经站着两个持枪的押送兵。坐着的文书将一份满是烟味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士兵，指着女犯说：

“带走吧。”

下诺夫哥罗德农民出身的红脸麻子士兵将公文掖在军大衣的翻袖里，微笑着对他的高颧骨的楚瓦什人同伴挤了挤目光投向女犯。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朝大门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小门打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跨过门槛，来到院子里，然后出了院墙，来到城中石铺的街道上。

马车夫、小铺老板、厨娘、工人、官吏都停下脚步，好奇地打量着女犯。一些人摇着头，心中思忖：“瞧，这号人行为不端，不像我们，结果弄到这样的地步。”孩子们惊恐地望着女犯，幸亏有两个士兵押着，她现在再也不能作恶，这使他们感到放心。一个卖了焦炭、在小饭馆里喝足了茶的乡巴佬走到她身旁，画了个十字，递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说了句什么。

女犯感觉到人们的目光向她射来，她虽然未掉头，但悄悄侧目瞟了那些人一眼，人们对她的注意使她觉得快乐。与监狱里相比，这里春天的空气比较洁净，这也使她快乐，只是走在石铺路上双脚生痛，因为她久不走路，而且还穿着笨重的囚犯棉鞋，于是她瞧着脚下，尽量下脚轻些。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前有一群鸽子大摇大摆地走着，没人去惊动它们。女犯脚差一点碰到一只瓦灰鸽，鸽子扑棱一声飞起来，扇动着翅膀贴着女犯的耳边飞过，给她带来一股清风。女犯微微一笑，可

是想起自己的处境，不禁喟然长叹。

二

女犯玛斯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常。她是一个未出嫁的女农奴的女儿。这个女农奴跟着饲养牲口的母亲住在乡下，母亲为地主的一对老处女姐妹做工。未出嫁的女农奴每年都生孩子，并且按农村的惯常做法，给婴儿行洗礼，但她不给婴儿喂奶，于是这个不该出生的、妨碍干活的、多余的婴孩很快也就饿死了。

这样已经死了五个孩子。五个孩子都受过洗礼，都不给喂奶，统统都是饿死。第六个孩子是她同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女孩。本来这个孩子的命运也会同前五个一样，可是事有凑巧，两个老处女中的一个偶然来到牲口棚，斥责女饲养工，说奶油有牛骚气。这时正好产妇带着美丽健康的婴儿躺在牲口棚里。老处女说完奶油的事，又责备不该让产妇进牲口棚。她正打算离开，突然看到婴儿，忽发慈悲之心，自愿做这个婴儿的教母。她为女婴行了洗礼，后来因为可怜自己的教女，常常送点牛奶和钱给她的母亲，女孩就这样活下来了。老处女两姐妹为此叫她“幸存女”。

女孩三岁那年，她母亲得病死了。饲养牲口的老外婆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姑娘便把她领去抚养。黑眼睛的小姑娘很快就出落得非常活泼可爱，为此两个老姑娘常常觉得快慰。

两个老姑娘中的妹妹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正是她给小姑娘行了洗礼，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则较为严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给小姑娘打扮，教她念书，打算收她做养女。可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女孩应该干活，成为贴身使女，所以对她很严格，遇到情绪不佳就罚她，甚至还打她。小姑娘在这两种不同心态的影响

下，长大后成了半是使女，半是养女的姑娘。连她的名字也是不俗不雅的，既不叫卡季卡，也不叫卡坚卡，而叫卡秋莎。她缝纫刺绣，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烧烤食物，准备咖啡，洗洗零星衣物，有时还陪两个老姑娘闲坐，为她俩读书消遣解闷。

有人来求婚，她谁也不嫁，她觉得与那些出卖劳力的求婚者共同生活，对她这个过惯了地主家舒适日子的人来说，未免太艰难了。

就这样她生活到十六岁。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富裕的公爵，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暗爱上了他，尽管她既不敢向他表示，也不敢对自己承认。两年后这个侄子上战场时顺路拜访两个姑妈，在她们家住了四天。临走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过了五个月，卡秋莎才断定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候起，她对一切都感到厌烦，一心想着如何逃避行将临头的耻辱。她不但不愿好好侍候两个老姑娘，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突然发起脾气来了。她对她们说了许多无礼的话，事后自己觉得懊悔，于是要求辞去活儿。

两个老姑娘也对她很不同意，就放她走了。从老姑娘家出来后，她到警察局长家当使女，可是只待了三个月，因为年已半百的警察局长却不停地纠缠她。有一次他骚扰得太厉害，把她惹火了，骂他混蛋和老鬼，而且当胸推了他一下，把他推倒在地。她因粗暴无礼遭到辞退。再找活儿已不合适，因为她很快就要分娩，她只好住到一个接生兼贩酒的农村寡妇家。分娩很顺利，可当时接生婆为村里有病的产妇接过生，把产褥热传给了卡秋莎。生下来的婴儿是个男孩，被送到育婴堂，据送他去的老太婆说，婴儿一送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的时候，身上总共带着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做工得来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人给的。她离开接生婆家的时候，身上只剩六卢布。她不懂得爱惜钱，不但自己花，别人要，

她也给。接生婆收了她四十卢布的生活费，算作两个月吃喝的钱，二十五卢布用来雇人送婴儿去育婴堂，接生婆又借去四十卢布买奶牛，二十卢布买衣服买礼品零花，所以等到卡秋莎身体复原，已经身无分文，不得不找活儿干。她在林务官家找到了活儿。林务官虽是有妻室的人，可是那副德行和那个警察局长一个样。卡秋莎进门第一天，他便来纠缠。卡秋莎很讨厌他，千方百计躲避他。可是他很世故狡猾，更主要的，他是主人，可以随意支使她，终于抓住机会占有了她。林务官的妻子知道了，有一次遇见丈夫和卡秋莎单独在一间屋里，就扑上去打她。卡秋莎也不示弱，于是厮打起来，结果被赶出门，连工钱都没有拿到。于是卡秋莎进城住到姨妈家里。姨父是个装订工，以前生活过得很好，现在没有顾主，就借酒浇愁，把能到手的东西都换酒喝了。

姨妈开了一家小洗衣店，借以养活子女，供养不可救药的丈夫。姨妈建议玛斯洛娃到她的洗衣店里当洗衣女工，但是玛斯洛娃看到姨妈家的洗衣女工生活实在艰辛，因此迟迟拖延着，同时到各个佣工介绍所里寻找女仆的活儿。不久活儿找到了，是到一位带着两个上中学的儿子的太太家去。她干了一个星期后，这家上六年级、蓄着小胡子的大儿子干脆不去上学了，整天缠着玛斯洛娃，搅得她不得安宁。他母亲把一切都归罪于玛斯洛娃，把她辞退了。新的活儿没找到，但玛斯洛娃在女佣介绍所里遇到一位手上戴着宝石戒指、裸露的胖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太太。这位太太得知玛斯洛娃的处境，知道她在找活计，便给了地址，让玛斯洛娃去找她。玛斯洛娃去了她家，这位太太热情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酒，并打发使女去某地送一封信。晚上，一个留着斑白长发和灰白胡子的高个男子走进房间，老头子一进来，就坐到玛斯洛娃身边，两眼闪闪放光，脸上堆着笑容，仔细打量着她，同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隔壁房间，玛斯洛娃听见女主人说：“鲜嫩得很，乡下来的。”后来女主人又叫去玛斯洛娃，说这人是作家，钱多得很，只要她合他的心意，他什么都在所不惜。她果然令作家称心，作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

还答应经常与她相会。这笔钱很快就花完了，一部分付了在姨妈家的生活费，一部分买了衣服、帽子和丝带。过了几天，作家派人来找她，她又去了。他又给她二十五卢布，还建议她搬到他单独的住处去住。

玛斯洛娃住在作家租的寓所里，她爱上了同院住着一个快活的店员。她主动将此事告诉作家，于是她又搬进单人住的小寓所。那个店员答应娶她，可是后来却不告而别，显然他把她抛弃了，自己去了尼日尼，撇下玛斯洛娃孤零零一个人。她本想独自在寓所里住下去，可是人家不许她住。派出所长告诉她，只有申领了黄色执照^①并接受体检，才准许这样住下去。这时她只得又回姨妈家。姨妈看到她穿戴着时髦的衣裙、斗篷和帽子，以为她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客客气气地接待她，再也不敢叫她当洗衣女工。对玛斯洛娃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当不当洗衣女工的问题。现在她同情地望着几间陋屋里那些脸色苍白、胳膊枯瘦的洗衣女工，她们过着苦役犯般的生活，其中有些女工已经得了肺病，可是她们不得不在三十度^②的肥皂水蒸气中不停地洗啊、熨啊，那里的窗子无论冬夏永远开着。她想到自己本来也可能去干这样的苦差事，不禁胆战心惊。

正当玛斯洛娃失却任何依靠，生活特别穷困的时候，一个专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斯洛娃早就开始抽烟，在与店员姘居的后期及被店员抛弃之后，又越来越上瘾地喝起酒来。酒之所以使她上瘾，不仅因为她觉得酒好喝，更主要的是因为酒能使她忘却她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酒能给她无拘无束的自由和对自己人格尊严的自信，没有酒便没有自由和自信。因此不喝酒，她便感到苦闷和羞耻。

牙婆请姨妈吃饭，把玛斯洛娃灌醉，让她到本城最上等的妓院营

① 指妓女执照。

② 此处系列氏温度，相当于摄氏 37.5 度。